

特36

209

館書圖京東

函六一 門新

架五 部四一

號二二六九 類三

衆教論略

賣

013655-000-1

特36-209

衆教論略 第1-4編

加藤 熙／著

M10-11

ABA-0124



告白

謹白。內外博雅君子。熙於此編也。自今歲一月至七月。積成十六卷。少關名教者。掇拾無遺。然老大綿力。一片苦心所存。爰活刷廣布。以問諸世。但道以推求而愈著。說由講習而益詳。况言論或生於激烈。意見時涉于偏私。恐無涓滴之補。徒有邱山之謗。乃伏請內外博雅諸賢。一閱批評。酌理準情。不吝鵬黃辱賜教示。矯激烈去偏私。以皈于大中至正矣。豈惟老夫一人之幸哉。誠後進子弟之幸也已。

明治十年十月

加藤熙拜識

衆教論略第一編序

余嘗謂人各有所信之教法。猶是人各有所嗜之食物。無食物則胃腸飢矣。無教法則精神餒矣。教法之於人生。爲要須之物。實駕于衣食住三者之上。而世或不察。至棄而不顧。何其謬也。雖然教法猶食物。何待他人強迫哉。要在于各擇而取之。以自慊於其心而已矣。加藤

櫻老先生著衆教論畧。蓋世方藐忽而先生獨汲々焉。其卓識可敬也。嗟夫。不原于教法。而人心得安樂。風俗得純善。邦國得鞏固。豈有此理乎。具眼之士。其知之矣。

明治十年四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予少小讀水戶會澤翁新論。服其議論雄偉而識見卓絕也。乃往乞教。翁爲余講論語孝經及周官。諄々不倦。是爲嘉永甲寅之歲。翁齡踰七十。而氣力尙旺。含杯談笑。至於論古今之沿革。畫天下之形勢。則慷慨激昂。不自知膝之前也。及歸。翁謂余曰。子必取途於笠間。笠間有加藤伯敬者。其人尙實學。重氣節。子宜過見之。時伯敬移疾罷職。閉戶讀書。謝絕俗客。聞余至。欣然倒屣。延於其十三山書樓。適值中秋。月色明輝。風露清瑩。煨芋置酒。縱談逮中夜。而罷。自是往來款接。歲率二三次。戊午己未。以還。國家多艱。水戶

藩黨禍大起，無復寧日。翁亦尋沒，爾後余被奇禍，而伯敬則蒙荻侯待遇，客于長門，未幾征長之師起焉。於是乎音問杳絕，不知死生者蓋十年矣。皇室中與邂逅于東京，伯敬鬢髮皓然，把臂話舊，回憶昔歲晤會澤翁之日，恍如隔世，而予亦將老也。伯敬風貌如此，而志氣不少衰，專力鉛槧，近歲所著不下十餘種。頃者又著衆教論畧若干卷，以論神儒之真理，辨萬國之治體，斷以經旨，一讀知其爲衛道閑邪之書矣。然此書與新論或有異，其旨趣者，使翁讀之，未知其果首肯乎否也。夫識者之論事，隨時處務，奇機百

出，變化不測，固非膠柱守株者之所得知焉。余以是益知伯敬之善學翁矣。今剞劂已成，來索序，余乃述伯敬之學有淵源，併以及今昔之感云。

明治十年八月，水川祭日，識于東京寓居。

下野 小山朝弘

自序

今也合和漢洋，竺宇內之衆教，以止於至善，則萬民之方向必定。億兆必心服，萬國之公論必有所歸矣。今也有萬國之公法，而豈無萬國之公道乎。熙今年

六十有六居太平無事之日而夙講此道三十有餘年矣當國家多難之時而出謀發慮歷試體認亦廿有餘年于茲矣然尚幸頑健發憤激昂將大有所述焉不可責諸先輩也不可望諸世俗也不可期諸後世也豈得默而止哉乃將筆以問諸世焉作衆教論畧

明治九年十二月初吉櫻老藤熙識於教部省府之西廳下

附言

一是論開千秋學術爲原道以後僅見之文
一閱先生衆教論畧使人心服當出以示世足以振聳發噴是有益世道之書尼山教澤屬在先生古人云昌黎之功不在孟子之下以有原道一篇也予謂先生功不在昌黎之下以有衆教一論也
一據鄙說舍尼山而崇外教猶舍海而求水於行潦舍山而求土於培塿未有不流偏僻者至論學術得失繁紛迄無定可乎哉
一又聞先生夙好講經學庸論孟詩經書經及弟子

職學記孝經左傳孫子等亦皆有注說數十卷乞賜一閱翼聖經有功洙泗先生實一代鴻儒也

大清 王治本識

蔡園子等之評此編溢美過情非所敢當惟是及門子弟輩不知我教道之爲何物或爲迂濶而不適時用或爲凍腐不足觀或爲虛論高議不足學甚則侮蔑孔孟藐視詩書以自棄自暴而不自知其非焉其極或至樂自所以亡者殊可憫笑已故盡摘錄其評語涉論畧者以示子弟讀此書者云爾 丁丑五月 櫻老熙再識

衆教論畧第一編

大日本 常陸后學 加藤熙著

一當今萬國互爭開化交競文明而各國各教各道其道有波羅門教佛陀教天主教回回教埃及教波斯教希臘教猶太教耶蘇教羅馬教大秦教老子教孔子教之類千派萬門甲仆乙起互角其雄或至舉兵相鬪真可憫笑哉要之脩身齊家經世有用之道中正切實廣大精微有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間然者宇宙之公論豈無所歸哉

大來社評
自縮之勇
單刀直入

大來社評
一刀兩斷
開拓萬古
心胸

一 比聞西哲某已著宇宙十大教論，徧論萬國之教法，乃以孔子教爲其一矣。可知爾後以宇宙公論相應相和者，必接踵而出，德不孤必有鄰也。

一 教有正邪，道有消長。猶天有陰陽，一正一邪，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一治一亂，循環無端。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正勝邪也。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邪勝正也。悠悠宇宙，唯有此道之消長也已。是以君子體乾，自強不息，道之行與不行，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以待天之定已矣。

一 置死生窮達于度外，始可與議道也已。自古聖賢豪

大來社評
日光玉潔
周情孔思

傑。做一事，未有不拌一死者。况以斯道自任乎。

一 建諸天地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始可與論道也。未能自信者，何足與議乎。陳氏猷章曰：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關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濼謂孟子大賢亞聖之才也。尚曰：所願學孔子，苟以孔子爲未足學，則我不知也。

一 凡天下之有目者，無不仰日月之光者，然實知日月之德者鮮矣。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聽雷霆之聲者，然實知雷霆之威者鮮矣。况於天地之大德，乾坤之精

幾乎。凡天下之有性者，無不被神聖之澤者。然實知神聖大恩者鮮矣。

一凡天下之知恩義者鮮矣。不知焉，尚可宥也。偏心陋識，以仇報恩者，不鮮矣。抑人而不如禽獸，豈可宥乎？夫日月之有光，則使天下之人明為其善也。然有為不善，以汚日月之光者矣。神聖之有教，則使天下之人遵奉其學也。然有資其學，以誣神聖之教者矣。不啻忘其恩，而將以仇報恩也。隱其學，以疾其師。下喬木而入幽谷，是也。無有損於日月，與神聖而禍敗醜辱，盡歸其身矣。是日月神聖之所疾，而神天之所不

王泰園評
大聲疾呼
慷慨激昂

宥也。豈能免乎？

一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王安石曰：祖宗不足法，天道不足畏，民言不足惜，此三不足與三畏之訓，實是君子小人反對之大者。而施諸國家，則治亂興廢之所由判，蓋在斯矣。豈可弗慮乎？一宋相富弼致仕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掌唯君子小人之進退，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恆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以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

泰園評
羅古今全
史於腹中
能發揮歷
代情弊

案國語
馬得痛快

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熙。謂。周。易。論。道。唯。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而。已。凡。異。端。邪。說。皆。小。人。之。所。悅。不。與。君。子。同。其。道。一。視。朝。廷。之。進。退。以。分。消。長。富。公。所。論。深。得。其。要。矣。知。古。今。爲。君。爲。相。欲。建。民。極。立。名。教。無。有。重。於。進。退。人。材。者。矣。人。材。關。一。時。之。治。亂。名。教。係。千。載。之。污。隆。抑。亦。可。弗。慮。乎。
一。苟。以。凡。俗。妄。議。聖。賢。不。知。其。身。已。爲。小。人。也。猶。仰。天。而。唾。也。無。損。於。彼。而。有。害。於。己。豈。可。勝。道。乎。
一。君。子。固。窮。士。豈。得。不。貧。賤。乎。恬。淡。寡。欲。有。財。必。散。不。媚。於。世。不。求。於。人。知。之。者。愈。寡。和。之。者。愈。少。士。豈。得。

案國語
千古卓識
萬世正論

不。貧。賤。乎。貧。賤。則。必。有。寒。餓。之。患。矣。苟。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畏。寒。餓。死。何。足。與。議。乎。
一。天。下。衆。教。或。謂。之。神。教。或。謂。之。天。教。或。謂。之。聖。教。而。如。孔。子。教。則。天。人。一。致。之。道。也。神。聖。一。致。之。理。也。政。教。一。致。之。說。也。苟。知。其。說。者。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夫。非。至。德。則。孰。與。之。
一。匹。夫。之。志。尚。且。不。可。奪。也。况。於。聖。賢。豪。傑。之。志。乎。苟。無。其。志。者。何。足。與。議。乎。
一。荀。子。曰。有。爭。氣。者。勿。辨。辨。之。則。愈。煩。有。損。無。益。叻。々。而。論。絮。々。而。說。或。厲。聲。而。疾。呼。自。不。免。小。人。情。態。已。

不如俟彼自窮而自悟也。所謂道不同則不相與謀也。退而自脩可也。私淑而艾可也。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也。夫復何爭。

一苟求聞達于世。則道心已喪。苟求營利。要功名。則不得不媚于世矣。是鄉愿之所以爲德賊也。若論千歲之大道。則一時之得喪毀譽。何足問乎。

一經世大業。必宜自脩身而始也。脩身大業。必宜自孝弟而始也。孝弟之道。必宜自洒掃應對而始也。

一苟跨耀其盛大。眩惑其華麗。何足與論道乎。曲彌高。和者彌寡。老子曰。大巧如拙。大知如愚。釋氏曰。知我

泰園評
洞曉王霸
之道慨乎
言之

者希。則我尊。是以小人則成群。寔繁有徒。大人則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魁偉絕特之士。豈其可多得乎。是以大人俟知己於千載可也。論道者不求知己于當世。退而私淑已矣。然在上者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人最難。堯舜之智。且尙病諸噫。難矣哉。

一管仲。霸者之佐也。尙能以禮義廉耻爲四維矣。苟爲王佐。帝師。而不能明仁義之說。施仁義之事。豈獨無愧於彼管仲乎。然王者之民。皞々如也。霸者之民。矐矐如也。驩虞之治。尙且難矣。况於皞々之治乎。一左右六經。以輔相皇極者。天下鮮矣。噫。已矣哉。

一教者何所以脩身也道者何天下萬世之所與由也
然孝弟爲本本立而道生孝弟其爲仁之本乎孝弟
而好犯上者未之有也孝弟者何非教禽獸之道也
所以教爲人者也所以教後進子弟也古之小學必
於此而始焉必自洒掃應對而始焉必自脩身而始
焉皆所以教諸人民也所以教諸子弟也夫孝弟者
入德之門也及其稍長也推之爲仁義而已孝弟仁
義猶水火與菽粟也不可一日闕者也異端新奇之
說猶炙鳳脯麟也終身不食亦無損也唯恐常食多
食必害而已矣

泰園評
名言不易

一務民之義是即敬神也愛國也是即天理也人道也
人既生此國豈有弗愛其國者乎豈有不敬其神者
乎然不知務民之義則愛國亦屬空言敬神亦爲虛
飾然則欲知所以務民之義豈可不學乎未能事其
親與君安能得事鬼神未知生前之事安能暇問死
後之事乎

一今之受業者其酬師長月謝月俸皆有定額及其業
成而遂止其視就師受業無異貨幣相貿易是直以
市道目師道師弟之際輕薄成風毫不知師長教育
之恩實可憫笑也已

蔡園評、
痛切時弊

一俳優侏儒賤業也、尙能知敬事其師長、其死也必哀、其吊祭也必厚、其傳業也、或至以二世三世稱之矣、比諸儒家之子弟、不超水炭、噫、我道將墜地矣、謂之何哉、

一絃妓娼婦賤人也、一以其身鬻之也、敬事其主人、猶臣子之於君父也、今也委質而爲臣僕子弟者、亦猶以市道相交、比諸娼妓、水炭不啻、至其甚、則以定價買他訟獄、以定價扶他戰爭、廉耻掃地矣、然曰、是西法也、是義務也、不若此、則不得與歐米諸洲相衡行也、噫、如此而富強、何富強之有、亦何西法之有、亦何

義務之有、

一詩文華也、經義根本也、苟不通經義、而求巧、詩文猶不培養根本、而求華實之美、恐亦勞而無功矣、

一孔子云、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凡國家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乎、然周末以後、漢唐以降、有從事此語者乎、否、凡讀書者、古今豈有不讀論語者乎、然能講明其說者、在我儒家尙且寥寥無聞、况於其他乎、噫、道之不行也久矣、

一天道之外、無神聖之道、神聖之外、無王道、無皇學、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唯人道之所以不及天道

蔡園評、
直堪悼歎、

大來社評
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
皆是繼天
立極在時
機玉衡以
齊七政即
是

奕園評
可銘諸石
可勒諸鼎

者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而人立其間矣人道則贊成其天工而已天有日星則人曆象之地有山河則人經理之庶類萬品皆無不然也故人道則承天道以成其工而已矣是人道之所以不及天地造化之德也

一西晉劉淵曰吾耻隨武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列侯之治絳灌無文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熙謂文武之不可偏廢也久矣可不鑑哉

一今也海內削平洋外和親致治之道最在文事而文事之要在名教與學問文章爾無學問則雖有文章

恭園評
一眼觀定
用行舍藏
大道在掌
握中

文章難成用無文章則雖有學問學問難以傳無名教則學問文章亦不成用然而兼善之者天下鮮矣致治之道不亦難乎

一或來問熙曰弟子將發憤專務學問宜讀何書熙曰學問之道唯在讀六經三史爾或又問曰將學文章宜讀何書答曰唯在讀六經三史爾或又問曰將明名教宜讀何書答曰唯在讀六經三史爾或又問曰將脩經世大業宜讀何書答曰唯在讀六經三史爾或又問曰子將將於三軍宜讀何書答曰唯在讀六經三史爾或又問曰致治之道文明開化之要運用

之術。果如之何。答曰。以經史爲本。博采群書。以實施。得時措之宜。爾。又問其方法如何。答曰。苟通六經。三史。未有不知其法方者矣。

蔡園 王先生評閱

衆教論畧第一編終

跋

余既序先生之論矣。先生殷々不已。復囑余書其後。夫聖門諸賢。智足以知聖人者。首推有若氏。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則知千古以前。千古以後。惟孔聖一人。學者惟宗孔聖一教。安有所謂衆教哉。然後人厭故喜新。崇尚多術。入主出奴。教亦不一而足矣。當今之

世。闢衆說而歸於一。足肩斯道之任者。果有幾人也。噫。微先生。吾誰與歸。

光緒二年夏五 大清 王治本識

衆教論畧第二編序

慨夫教道之不明也久矣。不思人不知其所教。而思人各自爲教。不知其所教。猶可得而教之。各自爲教。則教其所教。吾不知其何以爲教。此教術之所以愈衆。而師道之所以愈壞也。竊嘗溯教道之原。自天生孔聖。立萬世師道之準。繼往聖以開來學。雖當時周流不合。而春秋載筆。亂賊寒心。東周之天下。列國不政。問鼎者。實賴斯道以維持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夫誰得外其教哉。厥後戰國言揚。言墨。異說紛騰。得孟軻氏。距邪說。放跛行。而聖道乃明。秦火以來。漢儒

繼起崇尙聖學羽翼六經洵有功焉至唐則佛氏盛行朝廷競尙昌黎氏起而闢之論者謂昌黎之功不在孟子之下自宋迄明周程朱陸發明聖教者彰々矣他如吳與弼則力除釋氏胡居仁則詳辨佛老羅整菴則辨析儒釋蔡虛齋則曰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爲嫡傳是皆尊其所教而並能闢其異教俾聖教不淆惑於衆說者諸儒之力也歲丁丑余客游日本入境問俗知其尊尙紛繁取法不一教其所教道其所道竊嘆學之失其所傳矣一日加藤櫻老先生來訪先生乃嘗官於教部省者古貌清臞衣冠渾樸望

而知爲積學宿儒手持衆教論畧數卷囑余序之余讀未終卷離席起曰先生之論攻異端崇正學乃闢里之功臣孟韓以後及宋明諸儒不是過也不誠足匡翊聖教哉然狂瀾洶々一人砥柱行不行未可知也要之吾儒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後之讀此論者知教之無取于衆而道之宜歸于一則聖學之傳在是焉斯先生之志得伸而先生之論乃不朽矣

大清光緒二年夏四月

浙東博士員弟子

泰園王治本撰

衆教論畧第二編

大日本 常陸後學 加藤熙著

緒言

予之就師受業求友講道而枕籍經史者非一
 朝夕也所師事則會澤忍齋藤田東湖佐藤一齋諸先
 輩所兄事則立原杏齋安積良齋藤森弘庵羽倉簡梁
 川星野寺門靜軒清水赤城齋藤拙林諸氏所與交
 則青山延光山國喜八高野長英青地林宗吉野立藏小野
 愿大沼厚之徒而如賴山陽帆足萬里則起於

西大橋順兩東條文藏及則興於東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皆能容吾愚輔吾志有所私淑當此時江戶有昌平覺水戶有彰考館上毛有足利學校熙游學多年縱覽其二酉與諸生相切劘得益不尠今也先輩諸老迹絕景滅襄時學館亦皆圯廢世態大變而玉碎瓦全熙也悵然顧影自吊矣積年所與講論者今而不錄則一曲廣陵絕響千歲熙亦不免其責也矣於是付梓辭不盡意未足以貽先哲之遺範而竦後

蔡國評
教以明其善
戒以防其淫
今以冀其徒
爲學如是爲
治亦如是揭
以冠首即大
學首明德漸
民之意也

學之視聽焉耳看者辱賜補正幸也

一今人目之以暴虐賊吝等名雖加以一字無有不愕然者乎况爲人上者而蹈此四字則失德之大者矣孔子有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而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夫教戒令三字是爲爲君相爲師長爲父兄者之急務而此三字失其一則或爲虐或爲暴或爲賊爲吝各居四惡之一豈可弗畏乎論語結末以此終廿篇之義在學文上定是奧妙之第一義蓋四惡之內三惡皆係于不教而用刑殺聖人之仁切于教道者可見

大來社評
其實怒甚、
好滿引一
太白、

矣、然而漢唐以降、爲君爲相、能建其教道、明其令戒者、知有幾人、豈第爲君爲相者已乎、爲之師長父兄者、又然、今論畧中、以此爲第一義、讀者亮諳、
一、苟欲教人者、淺學無識、豈勝其任乎、問天道、則不知參天兩地之爲何物、問人道、則不知五宗九族之爲何物、論樂、則不知六律七始之爲何物、論兵、則不知五事七計之爲何物、論利用、則不知五行六材之爲何物、論經世、則不知六官九府之爲何物、論德行、則不知六德六行之爲何物、論政理、則不知井田學校之爲何物、悍然自足、誰敢信之、是皆不學之弊也、苟

大來社評
托筆直寫
快極哭極

以此道、自任、豈可弗學乎、豈可弗勉乎、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其人忠信、苟無文行、則亦不足與議此道也已、

蔡國評
此爲萬世
立一定論
非爲當時
發也、

一、荀子曰、孔子之門、五尺童子、耻言桓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又曰、觀海者難爲水、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今不讀四書、六經、而喋々議治國平天下之事、若使孔門童子聞之、必將有捧腹而笑者、不講四書六經、而咕々說經世濟民之道、若使孔門童子聞之、必將有吐舌而笑

泰園評
探星宿而
尋源、河海
自在目前
否則茫無
津涯

者不講四書六經而刺々議禮樂刑法制度典章若
使孔門童子聞之必將有掩耳而走者噫夫文人學
士而不知講四書六經真可憫笑已况於稱老師宿
儒者乎

一何曰六經曰易書詩禮春秋謂五經加樂經則爲六
經蓋樂經者不全傳而禮記所載樂記其一也考別
具今欲究經義則十三經不可欠其一孝經學記宜
與學庸論孟同表章各爲一經以兼習之復加以弟
子職一篇斯可矣是管子中所載古學之遺編幸存
者也何曰三史曰三史者其實則左國史漢三國史

大來社評
凡真正英
豪開口見
肺腑况於
真儒談道
乎

不可欠其一矣通此五史則凡講萬國歷史猶剖竹
迎刃而解然其本則在經義而已苟脩聖經則讀我
三史亦足以知神典皇學之精微矣不究聖經而妄
講神典皇學高者失諸虛夸汚者失諸鄙俗未有不
流於偏僻者也我所謂三史者古事記舊事記日本
紀也

一封建郡縣勢雖大異然其理則一不能無朝廷不能
無學校無君子則不能治野人無野人則不能養君
子有學校以育人才有朝廷以舉人才所謂人才者
脩道德以明治術謂之賢者脩道藝以扶治術謂之

祭園評
諸葛武侯
出師表所
云親賢臣
遠小人前
漢所以興
隆也同此
卓論
大來社評
古今沿革
浮雲万變
而大道依
然

能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也所以治天下國家者
豈有他乎夫郡縣吏治秦皇所創而非古聖賢所作
也唯漢文之言獨得其要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
歎息愁怨之聲者治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中
二千石乎熙謂此中二千石者非學校教育有素則
不可西漢韋彪曰國以擇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忠
臣必出于孝子之門然則教化之道亘於萬世而不
可易矣五季王彥章曰此輩握算不知縱橫何益于
國夫書數小道也然居六藝之一万世不可廢如此
矣一小道尙然况於六經大道乎或視郡縣之勢異

大來社評
先生學問本
色發露之處
光世四出不
可端倪

而欲併廢六經抑亦不知六經之爲何物也何足與
道乎
一我神州者神聖首出之邦也既有神聖豈無其道乎
既有其道豈無其教乎神皇一脉也天人一體也三
才一致也治教一途也祭政一班也神聖一揆也仁
孝一本也忠孝一趣也仁義一理也幽明一貫也古
今一轍也請論其畧忠孝與天地並立百世不易以
至今日抑開闢之始天照大神在高天原以神孫定
爲天下大君手授寶鏡曰吾兒視此當猶視我可與
同殿供齋鏡也又授三寶曰葦原瑞穗之國是吾子

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又筑紫伊觀縣主五十迹手聞天皇之行。取賢木立諸舳艦。上枝掛八尺勾瓊。中枝掛白銅鏡。下枝掛十握劍。曰。所以獻此物者。天皇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如白銅鏡。以分明照臨山川河海。乃以是十握劍平治天下矣。天照大神以是即神人所相傳三寶之爲三德可知矣。三寶別具神聖一致之大道是也。故神人一體也。治教一途也。癸政一班也。仁孝一本也。民人者亦各祖其祖。以推父子之親。以皇孫爲大君。以奉神勅。是臣子之孝義也。是忠孝之

泰園評
滴々歸源
頭々是道

所以爲一趣也。且自上及下謂之仁。自下及上謂之義。是仁義之所以爲一理也。其欲詳之。具在帝典中。庸禮記等。是神聖之所以一其揆也。苟從此道。則天神祜之。反此道。則天神必罰之。蓋生曰明。死曰幽。其實一也。此道也。和漢古今。不得不由。貫于三才。亘于古今。無可變易。謂之天道。謂之天理。謂之神道。謂之神教。故人道即神道也。神道即天道也。天人神聖。其歸一也。嗚呼。仁義忠孝之外。無有道也。無有教也。無有政治禁令也。

一惟夫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性。即我性也。五帝三王

蔡國評
先生於天
命率性脩
道三者中
平時煞有
體會、故言
之清切如
此

周公孔子之道、即我道也。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教、即我教也。故我性之外、無有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性。我道之外、無有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我教之外、無有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教。以我性為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性、則性無彼我之分也。以我道為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則道無升降之判也。以我教為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教、則教無古今之別也。且此天也。昔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所戴也。此地也。昔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所履也。今我以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所戴為我天、今我以五帝三王、周公孔子

蔡國評
洞悉至理、
斟酌名言、
有王景畧
捫虱而談
之慨、

之所履為我地、天也。地也。性也。道也。教也。一而已。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即與我為一矣。故此天也。此地也。此性也。此道也。此教也。萬世不易、古今為一矣。故云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先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萬人之性、即一人之性、是也。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是也。夫如此、則萬世不易、古今為一、而乾坤定矣。乾坤定而人道定矣。人道定而萬物定矣。萬物定而天下定矣。天下定而萬世定矣。萬世定而不忒、不惑、是我道也。教也。即我性也。所謂人受天地之中而生、是也。卷之則、退藏于密、無聲無臭、放之則、亘于六合、廣大精

蔡國評
看道理如
桶脫底、故
能洞徹無
礙、

蔡國評
先生具老
范子甲兵、
故言之切
形勢、同時
務論學術
在此、論治
術亦在此、

微。無。所。不。至。顯。則。為。禮。樂。幽。則。為。鬼。神。施。諸。國。家。則
為。政。事。充。諸。身。體。則。為。德。行。凡。宇。宙。間。至。美。莫。美。焉。
至。尊。莫。尊。焉。在。我。神。州。則。天。祖。天。孫。之。所。自。闢。神。子。
神。孫。之。所。相。承。與。天。地。合。其。體。與。日。月。齊。其。明。與。鬼。
神。同。其。德。謂。之。神。聖。一。致。之。道。無。有。和。漢。古。今。之。異。
故。雖。十。黃。帝。出。百。孔。千。周。復。出。豈。有。他。哉。

一。今。也。宇。內。稱。帝。國。者。十。有。餘。國。而。相。交。之。際。以。大。事。
小。則。樂。天。之。道。也。以。小。事。大。則。畏。天。之。義。也。况。其。與。
我。密。邇。者。為。清。國。書。同。文。行。同。倫。風。土。人。情。亦。無。大。
異。且。秦。漢。餘。裔。存。於。我。邦。者。什。而。二。三。禮。文。樂。章。之。

存。於。我。邦。者。什。而。三。四。制。度。文。物。之。存。於。我。邦。者。什。
而。五。六。且。萬。國。文。明。之。新。有。大。小。相。維。遠。邇。區。別。之。
勢。而。我。與。彼。輔。車。不。得。不。相。仍。唇。齒。不。得。不。相。扶。交。
誼。不。得。不。相。厚。然。其。或。相。反。非。樂。天。之。道。也。非。畏。天。
之。義。也。况。其。道。德。性。命。之。說。神。與。聖。一。而。二。二。而。一。
仁。義。忠。孝。夙。同。其。訓。詩。賦。也。文。章。也。又。同。其。格。調。比。
諸。彼。設。小。藩。籬。擁。細。城。府。或。為。鵲。野。或。為。蝸。角。者。其。
為。得。失。如。何。乎。善。鄰。脩。好。之。義。不。可。不。講。

一。苟。有。志。復。古。者。必。脩。其。本。而。后。能。服。其。心。矣。徒。屑。々。
于。兵。刑。之。末。而。欲。驟。成。其。功。者。猶。決。堤。塞。流。積。薪。救。

祭園評
一言中的

火、非徒無益、而又損之、其始也、剝、則豸、豸、滿城市、而上下不能高枕、其終也、必至鉏耰棘矜、原野流血、成川、積尸成堆而止矣、云危邦、云亂邦、是也、故欲使民心服者、豈在道德仁義之外乎、故云善教得民心、一內無法家拂士、外無敵國外患、偷息苟安、佞諛小人得意之秋也、志士仁人、亦得不縮粟收手乎、然內無法家拂士、而無敵國外患、自外來者、未之有也、無遠慮、必有近憂也、聖人大訓、可忽諸乎哉、
一道德仁義者、中人以上之教也、利害禍福者、中人以下之教也、概見衆教、唯有禍福二字而已、唯以禍福

祭園評
福善禍淫
亦聖人不
得己之談

二字、恐嚇愚俗耳、然驗諸一世、或有小人而富貴、或有君子而貧賤、則禍福二字、尚恐愚俗之多不信、故恐嚇愚俗、必以死後之果報、此天堂地獄之說、所由起也、然其說荒唐不經、無一可徵、如捕影捉風也、然而民尚信之、是愚俗之所以爲愚俗也、
一曰爲太陽之精、以鏡玉取火可知矣、月爲太陰之精、以方諸取水可知矣、凡生百穀草木、非日光燠之、月露潤之、則不能遂其生矣、蓋云天地、云陰陽、云乾坤、云日月、云人物、要之唯一氣已矣、
一乾坤之妙用、唯在陰陽二氣、而人間之利用、只在水

奈國評
可以贊天
地之化有
則可與天
地參、先生
殆得希聖
之學乎、

火二種故周易以乾坤二卦始焉以水火二卦終焉
天人一致之理也凡百般窮理之學精微廣大豈有
出于易道之上者乎
一、天地生萬物而不能教之必假聖人之言以教之然
生此聖人者天也天地生萬物而未能成其用特假
群聖之工以成之然其降群聖者天也是天德所以
為至大無二也繼天而建極者聖人也贊成天地之
化育者聖人也是聖人之德所以配天也所以參于
天地也謂之三才一致之道矣
一、閉戶讀千卷書又必出門歷萬里行程始可與談道已

奈國評
天下事不
經歷練而
得者知之
未必真、

幸若艱難備嘗之民之情偽悉知之始可與論治己
否則夜郎南面坎井之蛙何足與議乎
一、典籍載我々即照臨耶蘇尙然古之群聖豈獨不然
乎苟不能信經者何足與論乎
一、人誰不讀經唯不能信之者不能解之也苟能解之
則群聖在茲猶暗中獲燭安得不信之乎
一、為之君為之師以扶上帝王者大典謂之天職所謂
政教一致也噫政教之不一一左一右多岐亡羊民
心支離大道滅裂其弊不可勝道也
一、我邦之學術不可以言語文字相傳者或稱之奧義

奈園評
凡學都有
等級由粗
而精由淺
而深由外
而內由顯
而微初以
言傳繼以
意會終以
神悟其奧
妙未易窺
測

或稱之秘訣弓馬刀槍水術柔術炮術兵學之類亦
各有所傳矣今之學者妄以西法爲是而做之々々
亦淺矣曰無有奧義無有秘訣不知西法亦無不有
奧義秘訣也學科則亡論已凡百工技藝亦無不有
奧義秘訣也謂乃無者未升其堂而磨其裁者也夫
奧義秘訣之不可以己者請舉其一二他可推知已
若夫如此而火之百千陳營一炬可以燼之如此而
毒之億萬勁旅一匕可以斃之凡如此奇險之術不
可輕傳諸世者是也苟非其人而妄傳之必爲巨害
矣故不可以文書公然傳之或以文書傳之亦不由

奈園評
憤激之談

奈園評
喜笑怒罵
皆成文章
是苦心之
言是快人
之論

親炙口授則不能盡焉者凡如此之類不遑枚舉余
嘗受楠氏兵法于石倉翁者及承其奧義秘訣初知
其有奧義秘訣之不可已矣豈容與門外漢俱道哉
一夫森羅萬象無所不有無處不至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或謂之性或謂之氣或謂之心或謂之情爲思爲
慮爲意爲志爲想爲念姚佚啓態千化萬變或藏於
密而無聲無臭無影無形或倏忽馳千萬里而升於
天入於泉或悲或悅或怒或喜或哀或樂或愧或傲
或畏或怨或好或惡或悟或惑或驚或熱或靜或動
然其秉彝也必好此懿德則聖凡一也故語其常則

大來社評
孔叢子、心
之精神、是
謂聖、即是、

謂之性善、論其變、則謂之情慾、雖千萬言、不能盡之、
論其妙用、則鬼神亦當避、三舍、論其精微、則造化亦
當讓、千席、唯是靈德、各稟於天、父不得子之子、子亦
不得受之父、故異之則父子之親、爲胡越、合之則參
商之遠、爲膠漆、三軍不能奪之、雷霆不能制之、邪世
不能亂之、其唯心之謂乎、然能動之化之、或使之收
於方寸之內、或使之塞於天地之間、或使之放於六
合之外、或使之爲方、爲圓、爲大、爲細、爲知、爲仁、爲聖
爲神者、唯有此道、己、唯有此教、己、
一昔者岳飛以盡忠報國四字、涅於其背、深入肌膚、近

蔡園評
惟有心人
能作如是
想、

者清湖南都督塔齊布、討賊卒於軍也、爲人忠孝、涅
忠臣報國四字於左臂、今也欲維持名教者、可不銘
之肺腑乎、

蔡園 王先生評閱

衆教論畧第二編終

跋

井部香山先生嘗論太田錦城九經談曰錦城十九歲之前則學問日進而不已十九歲之後則無復寸進余問其故先生曰吾聞九經談稿成于錦城十九歲之時然而錦城晚年之議論亦同九經談守而不變是可徵其學之不進也如陸稼書則不然著四書困勉錄之時其說有異于著三魚堂大全之時者矣其經說蓋逐歲月而變不獨由老少而異也是可徵其學問之功日就月將也余聞而歎息銘心不忘西哲曰學問當如水流之進若其方向則任其變之所

適而已矣。如此編者，其亦誰能逆料其變之所適乎哉。

明治十年四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正誤

第一編 四葉

同

漢誤陳

十一葉

漢誤漢

隨武之武誤陸

第二編 四葉

評今誤金

七葉

癸誤祭

十葉

蚌誤蚌

衆教論畧第三編序

昔仲尼孟軻之時，既有異端及楊墨，仲尼攻其害，孟軻辭而闢之。後世則加之有浮屠，有耶蘇，有馬哈默，而其末分派別，又不知幾十百，各宗其所宗，道其所道焉。然而今之以儒生自許者，動輒曰：彼異端耳，邪說耳，不復究其所以然。一旦與之上下其議論，則目眩而步失，譬如良家之子，從事於家庭，未嘗知聲色之爲何物，及其出與鄉曲少年交，遊綺羅之棗，棹歌吹之海，性蕩志移，不復自檢，苟如此則其守已不暇。

尚何攻與闢之望哉。頃者櫻老加藤翁示其所著衆教論略。微予一言。夫翁水戶人。夙出於會澤正志先生之門。以正學自任。而博涉諸子百家。旁及泰西諸國之教。無所不講究。嘗語余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豈獨兵然哉。今斯編所論。大抵平易簡直。不與物競。如無意攻與闢者。蓋取捨存乎其人。若使讀者知彼知己。以免於性蕩志移之害。則攻之於不攻。而闢之於不闢。嗚乎。翁之用意。過於世儒也遠矣。

明治十年十二月

鈴木魯拜識

衆教論畧第三編

大日本 常陸後學 加藤熙著

緒言

予有此編也。非敢忤於世。又非敢媚於世。更非敢誇於世。以期公諸世。唯是所獲于四書六經。及古人之書。師友之教者。合而錄之。以問諸世。取之捨之。固在其人。已矣。然真積力久。老述義務自盡而已。僅載諸書發諸言。已墜第二着。其實六經亦不免爲糟粕也。故云書不盡言。言不

奈園評
苦心苦口期
共喻之

又評
民吾同胞物
吾同與能貫
六合於一心

文評
昔孔聖不得
已而作麟經
已是行世退
步

盡意尚言屢窮載諸空言不如施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軻氏曰我豈好辨乎不得已也可勝歎哉閱者諒諸

一今也氣船鐵道水陸並便天涯比鄰寄象咸通其是其非千里影響各國雖殊類異俗大同之勢四海一家華裔何別凡宇內之正議公論豈得不歸於一哉况於人類相扶相交之大道乎其或至詐力相爭吞噬相鬪則禽獸之道也非人道也非天理也何足與議乎

一於清國之上海日本之橫港等設置大同會社大會

又評
以仁義同其
休戚通其有
無是三王之
道也彼五霸
不足與議

大來社評
長九尺之防
風氏長三尺
之僂僂氏亦
不得不與此
會盟

帝王各國公使以萬國公法為基本以定同盟交際之公法與宇內萬國同其休戚通其有無則仁義之道莫大焉蓋置此大會社亦宜於期博覽會之國逐年逐次設之是即往昔塗山會同之禮也乎

一設此大會社固不啻有無相通艱難相扶也如其國產土物則必定其等差以互資其善交成其美斯其功普矣如工藝技術器械制作亦宜傳其精巧亦宜集衆思合衆力以厚交誼以明政理以講治道以定教法以各得其所各止於其至善而已矣其要在和而不同群而不黨然後光明正大疏暢洞達以一字

泰園評
明德新民止
於至善誠萬
世不易之道

又評
飲食嗜欲後
起之端不同
而先天之道
無或異也

又評
國家制度禮
樂有因時之
宜有酌地之

宙。合。為。一。字。宙。已。矣。蓋是古今氣運之變、人文大開
以至於此、而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要在得其
人乎。

一今也各國各教、猶曆日言語文字風俗之各異也、雖
有得而不可同者、然至行同倫、則凡為人之道、豈有
所大異乎、是天下之公道也、天道也、人道也、所以人
與禽獸大異也。

一西哲某曰、如大經大法、則萬國惟一、古今無異、唯若
制度禮儀文物器械言語窮理、則萬國不一、古今或
異、故有精粗、有巧拙、有良窳、有得失、改良日新、無有

利雖三王不
能無損益如
治平之道得
之則治失之
則亂古今無
異理中外有
同規也
又評
此即允執厥
中之旨

窮極、豈得無變革乎、然謂其所損益、蓋雖百世可知
是也、唯其不得不相因者、所謂典禮、所謂大道是也、
大經大法是也。

一不偏謂之中、不易謂之庸、中庸之道、即萬國咸寧之
公道也、通義也、保合太和之大道也、故云、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失之則陰陽相軋、夫妻反目、何大
和之有、何大同之有、

一鳳凰于飛、和鳴鏘々、夫婦之和也、伐木丁々、鳥鳴嚶
々、朋友之和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君臣父子之和
也、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天人萬物之和也。

又評
憤激之談
痛慨之意

大來社評

絃誦起皇都
者當今之世
舍先生而誰

泰園評

晚近來分門
立戶傾軋成
風其害不可
勝言朝廷然
學校然則此
言當洒然自
悟

比諸怒號殺伐雷同狗吠之不相和者則人情之所
樂與所惡可知已矣故云聲音之道與政通是也然
有時也瓦釜雷鳴而鍾呂吞聲悲夫
一伐木丁丁鳥鳴嚶々相彼鳥矣尙求友聲况是人而
不求友生嗚乎聞春鳥之和鳴其聲嚶々誰有不樂
之者乎凡獨樂而樂不若與衆樂而樂之樂之久矣
後之文人學士及英雄豪傑者動輒黨同伐異腹非
背憎不啻仇讎雖其適以文相會也及意見相猜議
論不協猶或猜々相吠嗷々相罵焉比諸和鳴之春
鳥以人而不如鳥亦遠矣至其甚則宜相輔者反至

又評

滔々皆是

大來社評
古樂神髓

相害相妨不免爲同穴之鬪鼠矣噫苟具耳目心知
之人而交道友義如此其可乎今有不解朋友居五
倫之一者矣况於善鄰脩好之大道乎宜哉吾道之
弗行自招闕牆之侮也
一耻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也况於偏僻固陋而自謂
之道者乎偏僻固陋而自謂之道豈免爲異端左道
之邪說乎苟不免爲異端左道之邪說者豈足與議
乎

一大矣哉洋々乎網羅乾坤靡不綜貫建諸天地而不
繆質諸鬼神而無疑有目者視之則必明有耳者聽

秦園評
是天地自然
之道帝王因
之而開治統
聖賢因之而
垂道統萬古
不能易也舍
此以為教為
學為政是猶
求魚於山求
鳥於水宜先
生之仰首長
嘆不能不為
世悲哉

又評
先生降格救
世之言

之則必聰。有知覺者。思之則必神。有氣力者。執之則必強。開我聰明。養我氣力。精神者。豈有及我大道者乎。其及達材成德也。聰明知勇。而氣力精神具矣。以是為教。則必中正切實。以是為學。則必廣大精微。以是為政。則庶績咸熙。今也外之欲以立一家之教。以成一家之學者。即是偏僻固陋。可知已。偏僻固陋。何足以為教。為學。為政事哉。

一或來問。熙曰。弟子將大講神書。以脩我國學焉。宜談何書。答曰。先宜究六經三史。而後講神書也。否則將自有所惑矣。或來問。熙曰。弟子將大講佛經。以歸涅槃焉。宜讀何書。答曰。先宜讀六經三史。而後講佛經也。否則將自有所陷矣。或問。熙曰。弟子將大講洋籍。以治西教焉。宜讀何書。答曰。先宜讀六經三史。而後講洋籍也。否則將自有所蔽矣。嗟夫。自惑自陷。自蔽而不自知焉。要之。皆失我大學明々之大德矣。不明新民止善之道。何足與適道乎。何足與權乎。噫。可與學者鮮矣。况於與適與權乎。

又評
大聲一呼能
令讀者發聲
者振

又評
支離滅裂國
欲治也難矣

夫教學一理也。政教一致也。學文事業其道一也。是神聖之大道。所以與天地並行也。後儒不能明此道。故所教非其所學。所學非其所教。其幣也。教學相悖。

又評
天子者承天
之命而爲天
之子凡易國
更姓在天視
之皆其子也
在異邦視之
猶兄弟之爭
立也此言非
明眼人不能
窺破非卓識
人不能道破

政、教相反、而學、文、事、業、異、其、趣、支、離、滅、裂、其、弊、害、可、
勝、道、哉、

一支那之爲國也、在亞細亞之一隅、而開闢以來、于茲
四千有餘歲矣、其間隆替興亡不一、雖非無沿革、要
皆兄弟牆內之紛擾焉耳、自萬國大休上視之、依然
一大舊邦、別成一世界也、土壤之廣、人口之繁、內而
人民不分、外而境土不創、概存數千年之舊樣、書文
行倫、古今惟一、如支那者、星羅棋布之萬邦中、所不
多見、豈御之者、深得其術、而然邪、所以其然者、在人
民無氣力、上命惟從、歟、抑地勢使然乎、政府暴則覆

又評
洞悉利弊

之、君主虐、則逐之、其遠距他疆界者、唯東方瀕海一
隅耳、三面則與鄰國接境、非有蜀道之險、瀘水之阻、
徒跳可直踰之而已、然則何在、民無氣力、與地勢乎、
凡國大則境土隔絕、境土隔絕則人民區別、人民區
別則思想分矣、四方各異其所嚮焉、如此而分裂之
患不生者、無有矣、夫分裂之爲患也、上下隔絕、內外
壅蔽、遂至東西相背、南北分爭、而其國不困弊者、無
有也、於是乎外寇乘之、是大國之所以難久保也、如
米利堅之大開國、未及百年、既有南北之大戰、識者
皆憂其難久保、而謂保之之術、唯在盛其教化、新紙

大來社評
支那政教祖
述憲章万世
一揆只是有
先聖孔夫子
之道已矣

而流通思想，增設鐵路電信，以便往來，使之親近和
同，無太乖違耳。今也支那之爲國，以文明爲基尚矣。
故全州之民，不解文字者鮮矣。且孔子以聖人之資，
大布名教，舉國靡然向之，庠序所講，子弟所學，莫非
其書。是以區別之民，教法不貳，風習惟一，其思想已
無甚乖異，終不生分裂之思。是該國所以卓立古今，
而不踏他覆轍也。乃知自今以後，猶能不失其舊模，
而依然永保其疆土，統一其人民者，在教化新紙與
電信鐵路之功耳矣。是吾徒尾崎行雄支那論之文
也。嗚呼支那者我鄰邦也，友邦也，然其教道已具矣。

蔡園評
聞先生言敝
國當益修政
教以冀無愧

又評
鄰邦二字奇

加之以歐米各國之長技，大開電信舟車之便，則亦
宜魁于宇內萬國也。今我欲立而立人之義，於斯乎
在矣。況於唇齒相仍之勢，臭味相同之情乎。尾崎氏
之論實獲我心，故錄以問諸世。普天同慨，勿以鄰疇
視之，則可。

一足利義滿答明主書外國信志剛齋漫筆第十帙之
三所載蓋今川了俊筆之所筆云、
云：臣聞三王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人有主，豈夷狄
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王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
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臣居弱遠之倭，褊小之國，城地不滿六十，封疆不足

又評
此文酌勢論
理不亢不卑
誠爲命之能
才

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地數千餘，提封百萬里，乃有不足之心，而起吞併之意。夫天發殺氣，移星換宿，地發殺氣，龍蛇走陸，人發殺氣，天地反覆。昔堯舜脩德而四海朝貢，湯武施仁而八方率服。聞天朝有興戰之命，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則有孔孟之道德文章，講武則有孫吳韜畧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河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相逢賀蘭山前，脚以博戲，臣何之懼。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

君負，乃作大邦之羞。自古請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水火，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熙謂了俊，一世文儒，有名于千歲，嘗著今川狀云：不知文道，則武道安得勝利。宜哉！此文句句占地步，着々見實理。後世迂儒，非所能及也。今也外交雖有時勢之變，尚無此識量，則不可筆端折衝。殆具百萬甲兵，可弗鑑哉。

一豐太閤答琉球國王書云：同之十四，抑本朝六十餘州，擁兆民施慈惠，而旣歸掌握也。頃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久之。茲先得貴國使節遠

大來社評
我固有此實
力始可與議
和親也和親
固非卑屈者
所能成也

寄奇物而頗以歡悅矣。凡物以遠至為珍，以罕見為奇者，夫是之謂乎。自今以往，其地雖屬千里，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熙謂此文不讓義滿，頗亦痛快。蓋征韓吞吳之念，發露于此。又與朝鮮國王書云：夫人生於此世，已雖歷長生，古來不過百年焉。豈鬱々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矣。熙謂可謂其志愈壯，愈大，氣吞宇宙，蓋方寸內具此天空海闊之氣象，始可與言已矣。彼眼光如豆，野郎自大，其實叢脞齷齪。

奈園評
自來好大喜
功必多奇禍

又評
確有見識

一、豐太閣者，支那之忽必烈也。忽必烈者，日本之豐太閣也。二、主之識量、功業，起匹夫而定天下者，亦相類似。而出師海外，生靈塗炭，肝腦塗地而後已矣。有損無益而內徒疲弊者，亦相似也。二主蓋坐於不知有吾大道已矣。如秦皇隨湯，則傲虐極矣。何足問哉。一支那通弊多坐於文弱，日本通患多在於武愚。苟取其所長，補吾所短，則可以橫行於宇內矣。一、聖王之不起也久矣。如漢土則高祖光武，以非常智力定天下，可謂人傑哉。未足以稱聖人也。如文帝太

又評
不勝慨想亦
匪風下衆之
意也

大來社評
萬古月且定
于先生

祭園評
吾知先生當
今流韓其自
任洵非小哉

宗亦然如歐米英主歷山利稔話聖東亦可謂人傑
哉未足以稱聖人也如我邦德川豐臣二公亦可謂
人傑哉未足以稱聖人也易云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今也衆教之紛然鋒出者苟非大聖再出而至明照
鑑折衷衆說以整頓乾坤則豈得能定于一哉
一楊墨之起于中國也孟軻氏拒之而寒灰不再燃釋
教之入于中國也韓歐斥之而餘焰未熄也顧時運
之汚使之然乎抑亦韓歐之德有所未至邪要之去
聖愈遠而世運愈汚世運愈汚而人物愈衰可勝歎
哉

又評
聖人以言垂
教學者以言
闡道達而替
否獻可窮而
著書立說皆
所以治斯文
之統也斯文
未墜其必在
先生乎

一文者貫道之器也四書六經皆莫非文者也蓋後世
之文有序記題跋有表疏策論有書牘雜駢數十種
而有字法有句法有章法有篇法且漢魏六朝及唐
宋元明各異其体要之有一句一章以傳千歲者或
有大卷巨冊以垂不朽者蓋累字成句累句成章累
章成篇累篇成卷帙其小可以起身而成一家也其
大可以經綸大業而達於伊傅周召也有志於斯文
者豈可弗勉哉然有目無一丁字者殊可憫笑已
一今也聖朝聿脩維新之政大布文明之化設圖書
之府開修史之局又建文部之省更定學制以頒諸

又評
文化之隆蒸
々日上

大來社評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況今 天朝
日月也民之
父母也日月
所照臨父母
所教養民安
得不仰而獎
順乎

海內凡海內置七大學每大學區一置中學三十一
每中學區一置小學二百小學總數凡四萬四千三
百所而加之私塾義塾及教院社學女學校農工諸
學等千萬無數錯在其間者官亦許之使邑無無學
之地家無不學之兒焉文人學士咸出爲數師牧童
樵豎亦入爲生徒凡錄學事以廣布于世者官籍之
外有教育新志有學庭拾芳有講學餘談有問學雜
志有穎才新誌有明教新志有神教叢語連篇累牘
愈出而愈新學術之盛殆遍朝野文運於斯爲隆矣
明德新民之道於是乎備矣夫生徒猶種子學校猶

又評
譬擬亦親切
亦奇創

又評
獨備責於教
學之士此中
有深意焉

又評
先生深孟子
得性善之旨

良田。教師猶耕夫而王澤之降民猶日月雨露也
今有種子有良田有日月雨露而無耕夫則田功無
所施矣故耕夫之爲任也重矣教師不可不選也教
法不可不脩也故云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云
三王四代唯其師爲師者不可不選矣
一西哲云下種子于石上則不能生也人之性良田也
故今施其善教則必化矣猶下種子於良田也熙謂
然則性善之說萬國皆無不然可知矣先聖率性之
道可弗脩哉

衆教論畧第三編終

衆教論畧第三編跋

先生之著斯書也其旨深矣先生嘗以殉節致命自
 期焉故其學問毫無涉浮華經術精通韜畧老練獲
 諸實踐洵非文儒紙上空論也其賓師于山口遇
 幕軍大舉來攻或在會議所而從容談兵或入明倫
 館而憤激講經時或置酒高會有周郎聽曲之風致
 先生兼或橫槊賦詩使人有燕趙悲歌之感慨時先生
 通音樂或出沒於兵馬倥偬之間及其攻守
 氣新正氣賦反正或出沒於兵馬倥偬之間及其攻守
 決雌雄也大喝一聲鼓舞三軍處女脫兔未嘗失其
 機矣然投人死地奏功轅門固非先生之志也故其

衆教論畧第三編終

衆教論畧第三編跋

先生之著斯書也其旨深矣先生嘗以殉節致命自
期焉故其學問毫無涉浮華經術精通韜畧老練獲
諸實踐洵非文儒紙上空論也其賓師于山口遇
幕軍大舉來攻或在會議所而從容談兵或入明倫
館而憤激講經時或置酒高會有周郎聽曲之風致
先生兼或橫槊賦詩使人有燕趙悲歌之感慨時有先生
通音樂或橫槊賦詩使人有燕趙悲歌之感慨
新正氣賦反正或出沒於兵馬倥偬之間及其攻守
決雌雄也大喝一聲鼓舞三軍處女脫兔未嘗失其
機矣然投人死地奏功轅門固非先生之志也故其

及于戈既戢。王政維新之日也。奉命大學。再列教部。而今又有斯著。乃其平生之志。精神之所注。蓋在茲矣。世以尋常文儒目先生。以沽名射利之著述視此書。皆皮膚之見也。己及其第三編刻成。使予跋之。予嘗得侍先生于奇兵隊。再相見于教部省。於先生最舊矣。因叙其平生。以爲跋如此。

于時明治十年十一月 山口縣 河杉規忠敬識

叙

日本疆域。毘連華夏。夙崇聖人孔子之教。爲文物名邦。其地山川麗崎。風氣清淑。類生聰明特達之士。以扶持世道。若加藤櫻老。殆其人歟。世衰道微。異端競起。加藤氏憂之。著衆教論略。獨以發明正學爲己任。其信道之專。守道之篤。雖老不衰。於戲賢哉。由孔子以來二千餘

年。聖人沒。微言絕。周秦間有楊朱墨翟。邪說跋辭。衡行於世。當是時。釋迦生天竺。至漢而其教入中國。嗣耶蘇生於猶太。默德早生於回部。迄今而泰西諸國宗之。釋氏爲我類。楊朱耶蘇默德大同小異。其兼愛勤苦技巧。似墨翟之數子者。醇疵駁雜。其善者不能出聖教之範圍。其偏者足以爲世道人心害。以視孔

子之無不幬載。猶川瀆於溟海。培塿於列嶽也。明季利瑪竇入中國。見六經典籍。而深服孔門之廣大。以爲無日不春風。利瑪竇贊孔子詩見堅瓠集夫利瑪非西士之傑出者乎。而其言如此。則爲西學不及利瑪者。宜廢然返矣。方今萬國會同。梯航四達。聖經賢傳。西士皆捆載以去。其人能覃精研思數十年後。必有知聖道爲不可

及者。吾故謂今日之時勢。天將以昌明正學。非天之將喪斯文也。櫻老固聰明特達者。其以為然乎。否乎。

大清出使隨員。

誥授奉政大夫。

賞戴花翎。陝西補用直隸州知州。已

未科舉人。姚江沈文熒拜序。

東教論略第四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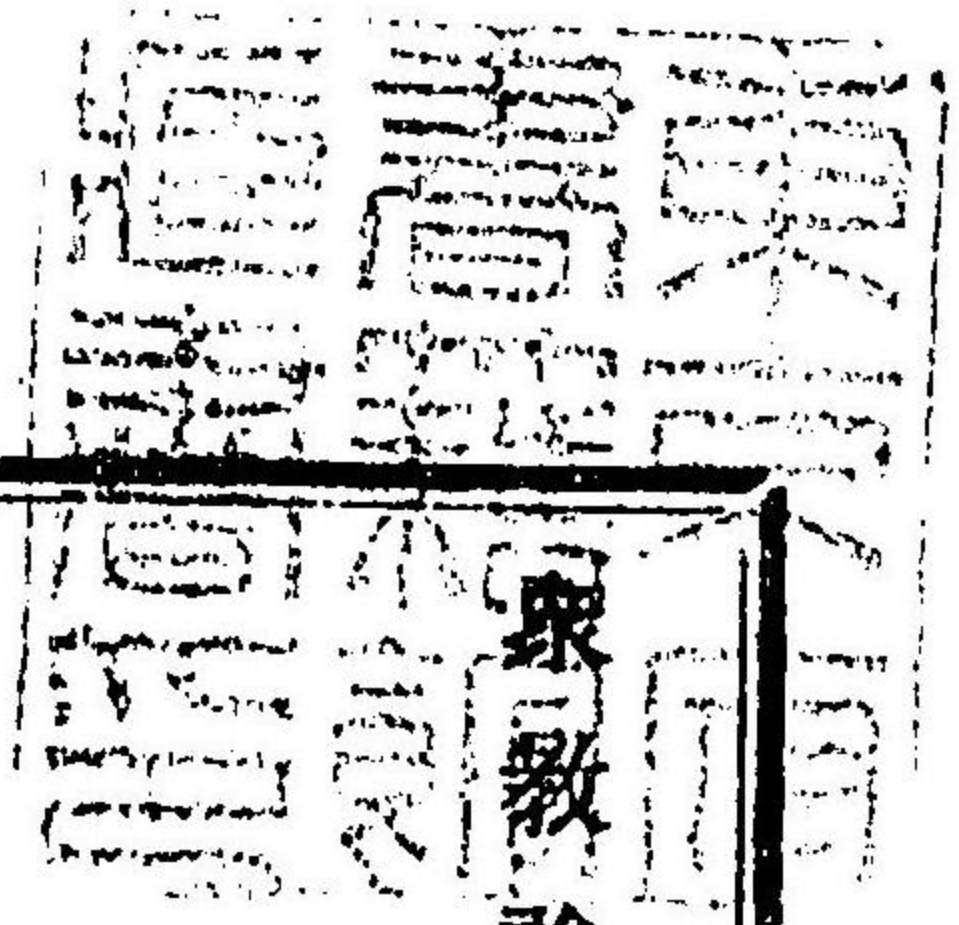
大日本 常陸後學 加藤熙著

大清 浙東文學 王治本評閱

緒言

熙家世居常陸。私淑于水藩諸先輩。伏惟德川氏之執政權也。文學之精華。鍾於水戶。義公而發于朱舜水。安澹泊。栗潛鋒。諸大家。再成于烈公。及會澤藤田諸儒。予幸得從游于會藤二氏之門。誘導諄至。無幽不窮。無遠不屆焉。然後出試諸國家危急。王室多事之際者久矣。今也

泰西評
以道自任
沈梅翁評
孝謙以後
治少亂多
實由教法
之廢。德川
氏延師設
學。二百餘
年。治安日
久。正其効
矣。



泰園評
讀至此，乃
知先生之
苦心非得
已也。

海翁評
可謂任重
道遠

大來社評
一部魯論，半屬
攪亂，半屬反正，
于戈俎豆，運用
之妙，羚羊掛角，
殆是天理爛熟，
然遇不遇命也。
噫！孔子尚且不免

白頭閑廢，再披六經三史及孫吳韜略諸篇，徵諸神典，驗諸事實，又幸得旁窺歐米諸邦之學術教法，與一時老友英豪，上下其議論，蓋以一日之長，為衆所推，豈得默而止哉！今將論後進子弟嚮學求道之方法，庶幾上無以負先師知己之恩，下有以酬後學矜式之望。宋儒云：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害道。况余衰朽老懶，筆削疎漏，豈好著書者乎？吾不得已也。

一今日之宇內，形勢大變，往昔所云蠻夷戎狄，匈奴獯鬻者，殊類異族，與吾和漢風馬不相及，或無宮室城

泰園評

洞悉古今
時勢有益
治道之言

馬雲外評
說破腐儒
宿弊，使知
大經大倫
之所係，何
等筆力，何
等雄辨

梅翁評
歸結戒慎
恐懼，便是
自強根本

郭無百官有司，今則群英並起，人文大開，建都拓邑，魏々城闕，堂々宮殿，設百官，命有司，俊傑在位，能者在職，梯山航海，無所不到，捕風掣電，無所不為，日新月盛，互爭富强，其勢猶春秋戰國，列侯割據，蒸時以逐鹿，中原者，豈得以一彈丸之小邦，自安于目前之小康哉！由今而觀，昔之夜郎自大者，眼光如豆，坐井窺天之徒而已，何足與道天下之大道乎？清人尚且悚然駭異，以自脩其政刑，豫備不虞，徒不侈張中華而輕視寰瀛列國，可弗慮乎？

一今万國交通，已有公法之書，然法自道出，道自天出。

泰園評
見道之言
梅翁評
要言不煩
大來社評
今也有萬
國博覽會
而欠此大
同會社抑
亦不欠典
哉、

豈無宇內之公道乎。何謂宇內之公道。曰天下之達道是也。何謂天下之達道。曰天理人道是也。各國無私。大合公論。立大中至正之極。以歸于至善。斯得矣。一事之至難者。在治術與教法。然萬國各異其風土國俗。各異其治術教法。且各異其言語文字。此所謂難合也。其難如此。非聖人再出而定之。未可與議也。知時務者。必平心虛懷。以俟公論之定。可焉。夫欲合萬國之風土。與國休以定其制度。典章。同其衣服飲食。勢固有難一者。不若各國退以守其故常。或沿或革。或損或益。適宜自便可也。至綱常之理。仁義之道。友

於唐虞皆
時勢為之
也、

梅翁評
正朔服食之類
原可從其國俗
此論極是、
又評 正論
雲外評
世有真理而異
道存。寒暑晝夜
亦宇宙間之真
理。與道豈可誣
哉、
梅翁評 通議

誼之信。豈得不同。其倫理乎。他如各祀其鬼神。各祭其社稷。各享其祖宗。則神州之於天祖。天神支那之於昊天上帝。天竺之於佛菩薩。西洋各國之於天主耶蘇。譬猶同一天地。而南北殊其寒暑。東西異其晝夜也。各自成一區域。焉能合而為一乎。今苟使其未心服。未尊信者。強其崇敬祭祀。則是欺神誣民也。苟神而有知。豈亦享其非禮非族之祭者乎。所謂非其鬼而祭之也。如此則各國各尊其宗。而不相妨也。譬猶各家各父。其父各長其長也。合天下之私。謂之大公。苟反之以欺神誣民。則邪也。亂也。非公道也。非

亦圓到亦精確
惟達人能有此
論

梅翁評 是極

又評

片言居要

奈國評

一擲一掌血

梅國評

各順其性即是

大公原不必強

人相同

大道也。非倫理也。非立國之義也。
一萬國。古今人之不異者。倫理綱常。不得不同也。然其
異而難同者。土風方言。互有得失。而季候氣類之不
同者。固亦不可誣也。其他則論而定之。以爲萬國之
公道可也。爲通義亦可也。
一萬國交際之道。不得不相和同。然風土物產之異。其
質異其用。大小美惡。有難得而同者。譬猶南北氣運
之異。其節序也。未可以一律推之也。是亦公道之一
也。
一何謂公道。舉全世界以爲太和是也。尊其君。勸其臣。

又評

禮樂刑政

不可偏廢

雲外評

譬喻懇到

條理明晰

梅翁評

仁義二字

互相爲用

雲外評

說得仁字

簡明切至

敬服々々

又評

一聲喚破

妖夢至割

痛切

安其民。用賢才。厚風俗。譬猶金銀賞牌。通于萬國。以
顯有大功于宇內者。各國皆脩其天爵之尊者是也。
苟有害於人民者。所在捕之。所至誅之。其能逃于天
地之間乎。

一至人我同利。則天下公道莫大焉。天下通義莫美焉。
蓋不以己利妨他利也。且人相愛相扶。是天道好生
之德。万物生之理。名之爲仁。凡天下大道。豈有不
歸于仁者乎。

一凡貴賤相見之禮。啗其唾。戴其足。朋友相逢。接吻握
手。以是爲恭。男女本宜有別。乃在稠人廣坐之中。亦

泰園評
此男女無
別相去於
犬豕者幾
希矣。

梅翁評
國雖異而
敬勝者昌
怠勝者亡
其理則一

接吻握手而公然無所忌憚鄙俗甚矣今或與各國
合議可以改正則改正之可也

一魯西亞之俗為教師者不畜妻妾不食牛肉其服則
袈裟執錫杖諷經聚眾說法要之其源出于竺教志
在必行其道不啻風俗服飾而已然今為儒者反不
能亦可愧已

一魯西亞之俗教師說法雖國王不倚几椅正立肅聽
說法之間以提琴西琴奏樂國都又有和蘭佛朗機
諸寺其制度大同小異其國王之敬信若此日支雖
建學講經而儀節粗薄禮容忽略其規模有宜改正

雲外評
真理妙合
誰敢問然
之

梅翁評
中庸者道
之至極是
以無所不
包而終不
可廢

泰園評
絕大議論
至正道理

梅翁評
宇宙間百
千萬國皆
包括在內

者矣

一謂之聖人之道非聖人之道也天道也謂之聖人之
經非聖人之經也天地之經也謂之聖人之行非聖
人之行也人之行也民之義也故云聖人者人倫之
至也所謂經也道也行也義也皆莫非經天緯地之
業治國安民之要厚生利用之道也非有他也所以
經綸天地之大經贊成天地之化育也亘古今貫三
才無國而不通無人而不具無時而不存苟施諸天
下和漢洋竺亦何別之有是宇內萬國之公道也故
孔子云雖之夷狄行矣雖蠻貊行洵不誣也今以聖

又評
至論確論

又評
正學衷異
端起正學
明異端始
此至理也

又評
由簡而繁
勢如此

又評
乃是學者
常用心處

人之道名爲漢學者其陋甚矣亦知聖人之道也不
可以疆域限何漢學之有且今之爲漢學者舍本逐
末或用心于詞章句誦其論治道也不免近商鞅安
石之徒其論教道也不免爲楊墨異端之奴隸已矣
哀哉

一我太古之道俾々蕩々無爲而化道之本也教之始
也故在今日不可無報本反始之禮也然或以此爲
教則恐過于高遠焉幽眇微妙而不可通用于今日
者譬猶文字之有科斗書神代字也豈是文明變通
之理乎

泰園評

昌黎云道其所
遺非吾所謂道
也

梅翁評

聖人之教不必
強人入其教而
人自不能不由
其道若強人入
教其教可知已

雲外評

往昔朱晦庵作
近思錄亦斯意

大來社評

諸氏百家紛然
盆浦先生一筆
勾去痛快々々

一古者無有宗教今也各立宗教西洋以天主爲宗教
身毒以釋迦爲宗教而其支流派別又爲數百不可
勝數支那日本今又有人將立宗教以爲國教夫教
也者非教牛馬也非教犬羊也所以教人也所以明
人倫也以人治人以人教人豈舍倫理而別創教法
乎故聖人之道非有他也不過以人教人以人治人
而已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則爲人之道即天地之道
也豈又別有神奇之道詭怪之教乎風土國俗雖有
小異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男女之別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人之所以爲人者豈有各國之別乎故聖人

梅蘭評
至道正在不神
奇詭怪

又評
可為後進廢學
者戒

泰園評
譬喻精切痛快

之道、即古來聖帝明王之遺訓也、與天地並立並行、
即天人一致之公道也、何宗教之有何教派之有、后
之有分于七宗、分于八宗、分于諸氏百家者、紛然錄
出、一得一失、一是一非、一長一短、豈暇一々辨之乎、
一不温故則安得知新、故云雖有佳肴、不食則不知其
美也、故有身而不能立于禮、有聲而不能成于樂、心
知百体、耳目悉具、而思不能折理、動不能中度、視不
能明、聽不能聰、言不能信、悲夫、為木偶人可也、為渾
沌子可也、偶有所為、則其小害身、其大害人、不如木
偶人、渾沌子也、遠矣、悲夫、

梅翁評
以聖人之教謂
不可行於今世
者、所見淺也、

又評
憲章祖述、集大
成之後、故為万
世之師、

泰園評
孔子者集群聖
之大成、故學者
必以孔子為宗、

一如太古之道、或過高遠而不可適用於今日者、譬猶
科斗書於支那、神代字於日本者、生今而反古、凡如
此之類、在變通以便於時世耳、至聖人之道、則不分
古今、夫繼天建極、創開此道、莫尚于伏羲神農、而后
之學者、必以孔子為學祖、功德莫尚于堯舜禹湯、而
后之學者、必以孔子為宗師、非必義農之劣于孔子、
孔子之德、必在于五帝三王之上也、然獨祖孔子者、
非私孔子也、以其時代不同、而道不可廢、故至于大
中至正之道、則謂字內之公論可也、謂字內之定理
又可也、

梅翁評
根抵至深、議論
正大

泰園評
德禮政刑聖人
論之詳矣、先生
能窺其大

雲外評
古稱五刑屬三
千、愈多愈不中、
后世變繁從簡、
猶且不中、亦由
教道不振歟

梅翁評
禮樂正在教
養

泰園評
是匪風下泉之
思也

又評
二語精確

梅翁評
此論識見甚高

一教民忠孝者儒師也、誅不忠不孝者刑官也、故教者
本也、刑者末也、舍其本而制其末、所謂不教而殺之
也、即刑罰悉中、尚不免為虐政也、孔子曰、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今也不教而殺之、刑罰悉中、猶且不可、
況於刑罰不中乎、
一禮樂不興一語、后儒有能解之者乎、后王有能知之
者乎、武城絃歌絕響、千歲噫悲夫、
一中島雄社同人教法律法孰前後論云、教法者勸善於
將然之前、律法者懲惡於既然之後、積之以教法者
德化洽而民氣樂、積之以律法者、法令極而民風衰、

雲外評
教道衰、而刑法
興、噫是誰之過
乎、

梅翁評

美國雖未知聖
人之教、然能尙
德緩刑、大是難
得

徵之於米利堅法蘭西之盛衰、可知而已、嘗聞之於
多克未爾、曰、米利堅人民和同合一、政体牢固、實由
于信教法之使然也、唯其然、故其政治外若不與教
法相關係、而內實相為表裡、議士之遂於學識、篤於
忠愛者、於是常深致意焉、至如富蘭克林、始建議以
為國會集議之始、宜祈禱真神、而今立為恒例、率由
此禮、人或有疑其迂者、然自建國至今日、百餘年之
久、唐虞揖讓之風、未嘗一日變、聞曩有委員相謀欲
還致下關之償金於我之議、其人民意思之綽々有
餘裕、可以見焉、是豈非德化洽而民氣樂者乎、如法

雲外評
曰法律曰法律
安知法律出於
天地之大經乎
不教習大經而
談法律者余亦
不取

蘭西不然自紀元八百年代其先王查爾曼之時早
既用力於法律世々相享至今日其法律之多至三
千如人之所稱道拿破崙成典實出於此國者然察
其政治民心自拿破崙之制作成典僅々六十九年
間七覆政府八變國体民心恟々戟手反目未嘗一
日安居矣是豈非法令極而民風衰者乎熙謂先教
后刑之說々得精確理固宜然也然教之有正邪有
得失有迂有捷有似迂而捷者有似捷而迂者有喻
於利者有喻於義者有教而成就人材者有教而戕
賊人物者有明悟者有昏迷者有高遠者有卑近者

大來社評

苟以忠孝為陳
腐則為亂臣賊
子者自為新奇
可嘆可慨

泰園評

探本之論

梅翁評

指而後進須知
其般々勤道苦
心

又評

人於玩物尙取
其珍重者何況
學術是以君子
務其大者遠者

要之立教之道不可不講究不可不深慮

一或來問熙曰弟子欲為忠臣焉宜讀何書熙答曰苟
欲為忠臣焉先宜能講大學也或又問曰欲為孝子
焉宜讀何書答曰苟欲為孝子焉先宜能讀孝經也
或又問曰欲為賢人君子焉宜讀何書答曰苟欲為
賢人君子焉先宜能講四子六經也夫能讀大學孝
經而不知事君父者未之有也能讀四子六經而不
能為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聖人々倫之至也垂法
百世百世之師也然後人不知讀其書則何學問之
有何教道之有若夫不學不教而人人能為忠臣孝

子人人皆爲賢人君子。則治國何用學校。何用教法。子弟之脩身。何必就師而問道之有。

姚江 沈文煢拜讀一過。並借評。

衆教論略第四編終

第三編正誤

葉數、表裏行、誤字、正字、評、誤、正、
五、裏、一、覽、發、五葉裏評、先生上、脫(是乃)二字
六、表、六、止善之道、止善之要、
十、幣、弊、
十一、裏、五、數、致、十二葉表評(得)字當在(深)字下

跋

衆教論畧者。加藤熙君所著也。君自束髮崇信聖學。以脩道自命。今也年高德懋。老當愈壯。將大有爲之時也。於是乎以道自任。欲紹前修啓後學。是衆教論畧之所由作也。其論學蠻之設置。教課之得失。指示本末前後之序。舉前賢之諸說。而比較今人之所脩爲。丁寧反覆。

其理精。其說確。可不謂識時務之急哉。
此書節序幾更。殺青甫就。爲卷凡二十。
漸次上棗。予喜令範之播布于世。爲附
一言於其卷尾。

維時明治十一年初一日

晚生 大槻東陽識

明治十年六月十五日柳所

每月二冊出版

定價拾五錢

著述並出版人

茨城縣 加藤 熙

東京

駿河臺南甲賀町十五番地寄留

東京神田錦町二丁目四番地

發兌本局

櫻陰社

同 淡路町二丁目二番地

聚星館

